

ISBN 978-7-5321-3730-5



9 787532 137305 >

定价: 175.00元(共四册)

白桦文集

卷一 · 长篇小说

卷二 · 中短篇小说

卷三 · 诗歌散文随笔

卷四 · 文学剧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桦文集. 第2卷/白桦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321-3730-5

I. ①白… II. ①白…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9527 号

责任编辑: 陈先法

封面设计: 袁银昌

白桦文集

第2卷

白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9 插页 2 字数 355,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30-5/I·2856 定价: 175.00元(共四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白桦文集

卷二·中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5	书比人长寿(序)……Ellena · Dong
11	越冬的白桦(自序)
13	沙漠里的狼
30	啊! 古老的航道
74	指尖情话
202	红麻雀
213	渔人、鱼鹰和鱼
263	沉船
287	击筑者
306	血路
359	呦呦鹿鸣
385	听钟
406	接近天堂
432	蓝铃姑娘
487	一朵洁白的罌粟花
511	玫瑰色的矢车菊
550	阿秀
571	标枪
614	鹰眼
622	失踪了的王国
646	白桦中短篇小说集要目

书比人长寿

——《白桦文集》序

Ellena · Dong

我们总是站在此岸眺望彼岸。一个人一生中可以做的事很多，眺望风景或是凝望一幅画足以耗费掉大半个生命。

一个人的爱、遗憾、怨尤、愤怒，年轮上每一处忍辱负重的无可奈何——在这些文字里明晰又隐含。你会不会有些惊诧，在禁锢和折磨中长出的花是如此的美？你会不会有些感慨，一个人的精力和创造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卓越，在那么漫长的沧桑的岁月里愈加显露出锋芒——穿过他的白发和那么深的皱纹，你会不会有些隐隐的忧伤——无论时事变迁，身在浪尖或谷底，他展示给你的总是那么浅浅的笑容，无怨无尤的一个硬朗的背影。当你读完了这些文字，漫长的悲情之旅，你会不会有些微微的灼痛——和我一样。

一位知名的作家，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之一，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曾经牵动过那么多异族人的关切和热望。然而，你相信吗？你几乎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创作了些什么作品。有一些话，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在序言中说，或者说，是不是合适。这样的困惑折磨了我很久，我还是决定要将我的忧虑写出来。在中国作家中，白桦先生是“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位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人们因为读到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而认知了他的才情。又因为电影剧本《苦恋》而感慨他的近乎蒙昧的率真和一

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当文学在时代的浪尖上风起云涌的时候，那种挤拥在喧哗中的文字和作家是领受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那样的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如同梦魇一般，然而，我总对那些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无可奈何的错误和拙劣的玩笑的人们心存敬意。那些一边躺在伤口上，一边重复着诉说伤痛的人们，甚或想永远地换取藉此赢得的尊重和荣誉的人是值得可怜的。

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证实的途径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他（她）有——只需要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与旁的并无多少干系。他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来完成某一形式的具体实现，无论境遇、年龄、环境、健康或者贫病，都宿命一般地保持着对美的执著、信念、追求，存有虚妄的浪漫的幻梦和多情善感的个性。并且常常是让人惋惜地觉得他浪掷了他的才华，那可能是无可奈何也是有必要的浪掷。

我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覆盖或迷惑视线，并且偶尔也会被牵引或迷失，但最终，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真正要表达的是，白桦先生除却是世事沧桑中的“突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本质上是唯美、唯艺术、唯爱的——这与旁的，任何的其他的背景也无关。我固执地相信，这将是白桦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有意味的东西，并且，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能要很久以后读者才能真正意识到这点，包括我自己。在倏忽间与那种纯美相遇时被深深感动，并领悟到美以外的宽容、善良、怯懦、犹疑和绝望。也许只有时间才会带着我们如老牛拖车一般让我们去明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有这样的契机，仔细地读他几十年来的作品，了解他的性格，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一系列命运。在感受和分析他的情感的同时，为人性中的种种无奈而触动。想着文字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种种翻腾的感受和永远也着不了地的

了悟也就这样散开了，我不知道所有的同道是否也以为这属于一种醇美。这些年来，白桦先生的人比他的书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着我们无法想象的重负。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然而，这并不是说，白桦先生是无可挑剔的，恰恰相反，那么久以来，我读他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了解他的生活背景和在这个背景上的愉悦或痛楚的线条，更重要的是沿着他的性格轨迹和情感倾向去理解他的种种命运，我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家，也正是他的卓尔不群和人性弱点甚至是性格障碍，他的坚强和软弱，懵懂和无畏，坚决又犹疑，多情浪漫而无所适从，敏感锐利又顺从无助……这一切的一切构筑起一个真实的他。太多的颠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的滋润，风云变化的时局的冷酷，那么多的相悖相依纠缠在一起，性格和命运水乳交融地在他身上得以体现。所有的一切都如在劫难逃。他都遇上了，你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本来的天性和趣味只听从美的召唤，却要他承担了太多艺术之外的东西，你怎么能不为他担忧！？

作家只需要留下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个人的“他”（“她”）是可以隐去的。然而，我们又常常在对作家的分析、揣摩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如果说，作家和作品都如中国园林一般曲曲折折而充满意趣，那么，那是读者的幸运。如果你怨恨或轻视过白桦，甚至曾经是他的敌人，你也会偶然间从心底的一个角落里涌出只有你肯在心底承认的爱怜和佩服；如果你爱他，你更会为他深

感不安和焦虑。然而，白桦先生是你所不能改变的，常常超出你的想象，他让我想起了亨利·达维德·托雷的那句话——除了还要爱以外，没有别的反对爱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已向你表白，他唯一的疾病就是孤独。那是一种无法治愈和摆脱的痛苦，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残酷的折磨造就了他。

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和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白桦先生是用着惊人的力量在他饱受重创，身心俱疼的同时投入创作。在他的同辈中是罕有的，甚至一个年轻的作家都难以用旺盛的生命力来支撑这样的工作。我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在这期间他创作的几篇小说，如：《呦呦鹿鸣》、《红麻雀》、《沙漠里的狼》、《击筑者》以及《古老的航道》。无论对于白桦先生本人的创作，还是就纯粹的小说艺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再一次证明，一个人的创造力是建筑在缪斯的钟情之下，是可以将一切与艺术无关的束缚都轻易地踩在脚下的。

因为种种的原因，大陆的读者很少读到白桦先生近年来的作品，可他的作品一直在发表、出版，为热爱文字的人们所钟情。他收在这个文集里的两部长篇，《远方有个女儿国》的美国版英文译本和《妈妈啊！妈妈》的法国版法文译本，在海外受到极大的关注和赞誉。在海峡彼岸近几年连续出版了他的几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当他一直深爱的故土上的人们几乎都要把他淡忘的时候；当人们在充满期待中找寻不到他的身影的时候；当他不得不被冷漠和麻木悬置的时候；另一些人在用温情支持着他。率真而浓情的美国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白桦先生的尊重和敬佩，傲慢而自恋的欧洲人由衷地为他的成就、风度而赞叹。在遐想、虚构、抒情的世界里白桦可以找到安宁和温情。他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电影剧本以及演讲散发出一种让人沉醉的美感。他是为数不

多的、能随时随地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独特的发现转换为诗歌的人。很少有人能同时在那么不同的领域里显示出同样的优秀。白桦是将自己揉碎了，熔在艺术里，他是那样痛楚地隐匿着本可以喷涌的感情——但他只剩下这样一种方式。

相当长的一段时空的留白，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什么？一个感怀伤逝之人，他的敏感的心只有守住一分安宁，他可以拥有很多的时间凝望天边的一抹余晖，可以拥有很多的时间去回味一句台词，或者为了心爱的人的一句话而彻夜难眠。最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漫长而苦涩的机缘里，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去关注自己，分析自己，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明了真正的自己，对“自我”有反复的注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恋”。他可以为自己骄傲，也为自己深深地遗憾、内疚。他再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做到这一点。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必修课，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能完成，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上帝的叹息声。

你看到的是一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才情横溢的白桦。可是，他真的有点疲倦了，迟暮的忧伤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他的皱纹，你在他那些炉火纯青又真诚炙热的文字里也许会和他一样，有着一层复一层的惆怅。像一个梅雨天的午后，读了一幕无从述说又缺乏听众的悲剧。可能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更多的作品——现在，他们还不能读到的。最重要的是，他还在写，我固执地相信，他这一生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的。这需要些时间，在我们是热切的期望，对白桦先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期待。就像今天，我们在如潮水一般的文化人中遇到你真正心仪的有文化的人，如同在一本旧书中无意间翻到一片薄薄的匠心独具的书签，是

否也会让你泪流满面？

白桦的成就和关于他的一系列的与众不同，或者说，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真实而有意义的评价需要时间来证明，大凡有着神秘色彩和无穷回味的事都这样，这是当下的人们无能为力的事。相信时间可以证明，而且，一定证明得了！对于白桦先生而言这有些不公平，他那么敏感，一直以来都在为渴望爱、给予爱而几乎倾尽了一生，如果他能等到那一天，也许对他沉积复沉积的委屈是一种安慰。好在，他早已经习惯了遗憾，或者说，上帝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一直以来对孤独的享受和所受的惩罚。他的朋友会帮助他完成将这样的期望延续，直到有一天变成现实。

在这部四卷集里的一百多万字中，有一个意趣盎然、多情善感、自我矛盾的人的生活，除却是一个作家之外，他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挚爱的人，无论生活厚爱或轻薄了他。他总是那样有着一份永远的天真、浪漫、单纯，不会因时光的磨砺而走样。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人固有的善良、坚强、挚爱在人性的弱点和坎坷岁月的折叠下，反而会有异常炫目的光芒。

白桦，正像和他同名的树那样，秋天到来，它的绿叶也会转黄、飘落……但它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都会骄傲而孤独地挺立在大地上。

越冬的白桦

——代自序

昨天我还在秋风中抛散着黄金的叶片，
今天就被寒潮封闭在结冰的土地上了。
漫天的雪花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大地，
沉重的天空板着难以揣摩的老脸。

我所有的枝杈都在断裂、坠落，
我只能倾听着自己被肢解的声音。
一个无比庞大、无声而又无情的军团，
把我紧紧地围困着，风声如同悲哀的楚歌。

我只能紧闭双眼，引身向下、向无限延伸，
我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在深深的地层下，
一条非常纤细、非常敏感的根游向我：
——请您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吧！

看什么呢？看堆积如山的冬云吗？
看斜插在僵死河流中的桅杆吗？
——请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吧！
我在她一再地央求下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一棵噙着喜泪的小树站立在我的面前，
含情脉脉而又手足无措地凝望着我的惊奇，
让我蓦然看见了往昔的自己，酷似此刻的她，
捧着满怀数不清的绿叶和数不清的憧憬……

1999年7月 上海

沙漠里的狼

当一辆沙漠专用卡车，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被发现的时候，沙子已经把它掩埋了一大半，露在外面的只有驾驶室、车窗玻璃粉碎，驾驶室里有一些零碎的白骨和衣服的破片，坐垫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黑色。一支没有子弹了的半自动步枪，以及散落在坐垫上和坐垫下的子弹壳(一共一百枚，不多也不少)。一本叫做《尼采文选》的小册子。一只微型卡式录音机。石油勘探队的汽车运输队证实，这辆卡车就是一个月前掉队的二五六七号卡车，驾驶这辆卡车的是三十一岁的分队长，复员军人邝达。体魄健壮，技术熟练，机智勇敢，多思善辩，性格开朗，喜爱阅读。但他和这辆车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经过很久的研究，都不知其详。后来，偶尔打开他遗留下来的录音机，一听，正是邝达自己的声音。是邝达在事件过程中的自述。他是在被困十二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录音的，断断续续，但完全可以从录音里听清事件的经过。他所以要录下他自己的话，并不是一开始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恰恰相反，他是由于得意才录下来的，录下了当时他所看到、听到和想到的情景，等到事情过去之后，好让队里的伙伴儿们听听稀罕的。

哥们儿！我在驾驶室里已经困了十二个小时了！

真过瘾！一个有三十多万英里行车纪录的司机，曾多次往返于

川藏和青藏公路，可以说算得上爬过世界屋脊的人了。在地形地貌经常变化莫测的沙漠中，横穿过数十次塔克拉玛干腹地！经过严格训练的复员军人，一条精壮汉子，手里正握着一杆半自动步枪，一百发子弹。没有战争，居然会被困在驾驶室里！多么可笑！多么不可理喻呀！却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围困着我的，只不过是二十四只蹲坐着、虎视眈眈的饿狼。它们伸着滴血的舌头，以我为圆心排成一个非常规范的半圆形。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真的是非常通晓几何学的原理。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走呀！哥们儿！你开起车一走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你驾驶的是法兰西制造的、载重三十吨的沙漠专用车呀！每一个轮胎就有一米宽。能把它们统统碾死！唉！问题是我的车已经开不动了。你们可能还会说：打！打呀！你不是有一杆半自动步枪吗！还有一百发子弹，为什么不打呀！说的轻巧，吃根灯草……

你们都知道，昨天上午随车队从库尔勒出发的时候，万里无云，阳光和沙漠反射的阳光把我们夹在中间，车队就像一行蚂蚁在烤炉里前进一样。我的车上只装了四十大桶汽油，这条路我走过不下一百余次，完全可以使用“轻车熟路”这句成语。不想，油路出现阻塞，只好停车修理。你们的车一辆一辆从我车旁驶过，几乎都要问我一句：哥们儿！要不要帮忙？我回答说：没事儿，小毛病，老毛病。你们对我的技术当然无话可说，吹一声口哨就“拜拜”了。果然一修就好，一好就走。但当我发动引擎的时候，车队最后的一辆车已经看不见影儿了。看不见就看不见吧，打一会儿单也没问题。于是，我打开驾驶室里的音响，正是我喜欢的那盘录音带，贝